

毛泽东的书单

高海萍 张云燕 | 著

1893—1910 六年孔夫子
1911—1920 初识新学
1921—1936 曲折求新
1937—1946 融会中西
1947—1956 人间正道
1957—1966 中流激水
1967—1976 绘制“新世界”
1976以后 余韵不绝



新华出版社

毛泽东的书单

高海萍 张云燕 | 著

1893—1910 六年孔夫子

1911—1920 初识新学

1921—1936 曲折求新

1937—1946 融会中西

1947—1956 人间正道

1957—1966 中流激水

1967—1976 绘制“新世界”

1976以后 余韵不绝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的书单/高海萍, 张云燕编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166-1255-2

I. ①毛… II. ①高…②张… III. ①毛泽东 (1893~1976) —生平事迹

IV. ①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3266 号

毛泽东的书单

作 者: 高海萍 张云燕

出 版 人: 张百新

责任编辑: 张 程 张 谦

责任校对: 刘保利

封面设计: 伍民力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5.7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1255-2

定 价: 35.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目 录

第一篇 少读孔夫子 (1893—1910)

第一章 少读《四书五经》	(3)
私塾中的“省先生”	(3)
后科举时代的乡村儒学	(6)
“濯足”与“修身”	(8)
马克思主义化的“孔孟之道”	(10)
不那么高兴孔夫子	(11)
第二章 《三国演义》是历史吗	(14)
“三国故事大王”	(14)
京剧《毛泽东空山计》	(16)
《三国志·魏书·郭嘉传》	(18)
七十年的三国情结	(20)
第三章 失了布匣的《盛世危言》	(24)
郑观应笔下的世界	(24)
孩儿立志出乡关	(26)
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	(28)



第二篇 初识新学 (1911—1920)

第一章 乾隆皇帝的《通鉴辑览》	(33)
校长赠书	(33)
“伟大之器”	(35)
造福学术界	(36)
退学自修，初涉西学	(38)
第二章 广求世界之知识	(40)
“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	(40)
“新时代表之光来研究吾国之旧学”	(42)
听讲船山学术	(44)
第三章 《新青年》的“粉丝”	(46)
“我的模范”	(46)
“二十八画生”	(48)
湘江畔的“新青年”	(50)
第四章 书为媒 革命的启蒙	(53)
三本书入门	(53)
领悟书本理论的精髓	(55)
走出书斋的“秘密组织”	(57)
历史观的飞跃	(59)

第三篇 曲折求新 (1921—1936)

第一章 翻开“无字天书”	(65)
《寻乌的故事》	(65)
“高明的学校”	(68)
实践的精神	(70)
第二章 井冈山油灯下的水浒魂	(73)
嗜爱《水浒》	(73)
与天斗争，其乐无穷	(74)
亲赴梁山	(76)
梁山与井冈山	(78)
“当作一部政治书看”	(81)
毛泽东的纠结	(83)
第三章 “马背上的马列主义”	(87)
“学者的隐居处”	(87)
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	(89)

第四篇 融会中西 (1937—1946)

第一章 批注出的《矛盾论》	(95)
不动笔墨不读书	(95)



哲学不是书斋里的东西	(99)
第二章 兵无常势	(101)
“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	(101)
研读克劳塞维茨	(103)
第三章 寄给彭德怀的列宁著作	(108)
《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	(108)
“你根本不大懂”	(111)
第四章 我是圣人的学生	(113)
最硬的骨头	(113)
匕首与投枪	(117)

第五篇 人间正道 (1947—1956)

第一章 探究苏联《政治经济学》	(123)
毛泽东“先生”与《资本论》	(123)
学习斯大林的经济著作	(126)
领导人读书小组	(130)
建立中国自己的经济体系	(134)
第二章 《红楼梦》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135)
毛泽东与《红楼梦》	(135)
红学“小人物”与“大人物”	(137)
红学风波	(140)

第三章 一个特殊的借阅者·····	(142)
湖南省立图书馆的“常客”·····	(142)
北大图书馆的助理员·····	(144)
毛泽东多次创办图书馆·····	(145)
北京图书馆的一号借书证·····	(147)

第六篇 中流击水 (1957—1966)

第一章 诗词余事 泰山北斗·····	(153)
参观杜甫草堂·····	(153)
亲选《诗词若干首》·····	(155)
一呼百应的《红旗歌谣》·····	(157)
游览三峡 谈《神女赋》·····	(158)
第二章 巡游华夏的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160)
“我要把二十四史读完”·····	(160)
“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	(162)
第三章 神秘的《金瓶梅》·····	(165)
小范围解禁《金瓶梅》·····	(165)
一部“谴责小说”·····	(168)



第七篇 绘制“新世界”(1967—1976)

第一章 拥书十万卷·····	(173)
绥德“藏”书·····	(173)
中南海里的菊香书屋·····	(175)
第二章 以书喻人·····	(181)
刘盆子的故事·····	(181)
借鬼说事·····	(183)
第三章 《毛泽东诗词》海外版·····	(187)
“官方定本”·····	(187)
译诗花絮·····	(191)
第四章 唯一的奢华·····	(194)
大字本的由来·····	(194)
晚年读过的大字本·····	(196)
“大字本”的幕后·····	(198)
第五章 最后一页·····	(200)
读到生命的尽头·····	(200)
定格在宋代的百科全书·····	(201)

第八篇 余韵不绝 (1976 以后)

第一章 《毛泽东选集》的问世·····	(207)
抗战时期的“毛选”·····	(207)
斯大林的建议·····	(209)
“风风雨雨”第五卷·····	(212)
第二章 逝者如斯·····	(216)
熄灭的灯塔·····	(216)
寰球同此凉热·····	(218)
第三章 海外毛泽东热·····	(220)
精神图腾·····	(220)
国外的毛泽东思想研究·····	(222)
革命书店·····	(224)

篇外篇 书与毛泽东

三个 28 年·····	(229)
书理乾坤震寰宇·····	(231)
《毛泽东选集》的价值·····	(235)
参考书目·····	(2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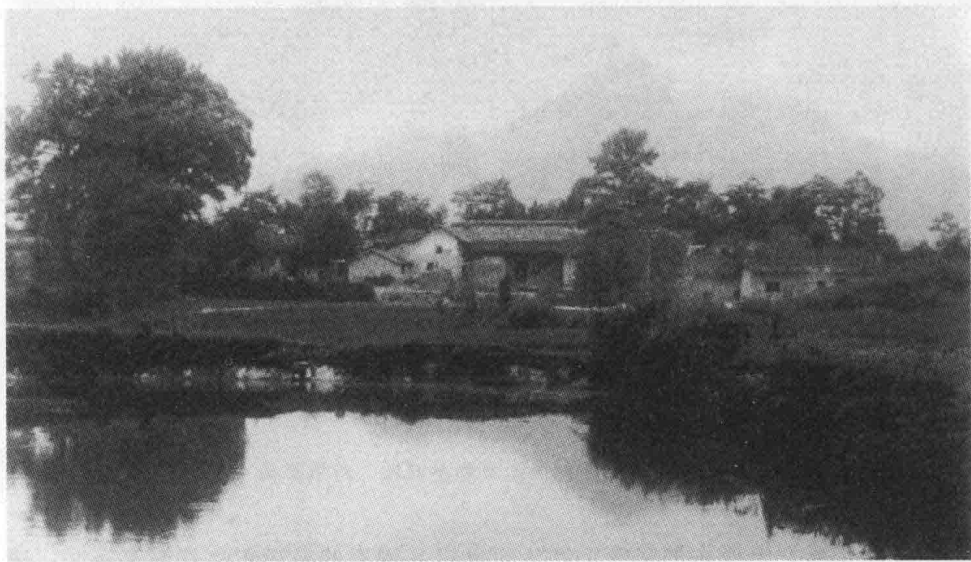
第一篇 少读孔夫子

(1893—1910)

俞平伯的书单

第一章 少读《四书五经》

私塾中的“省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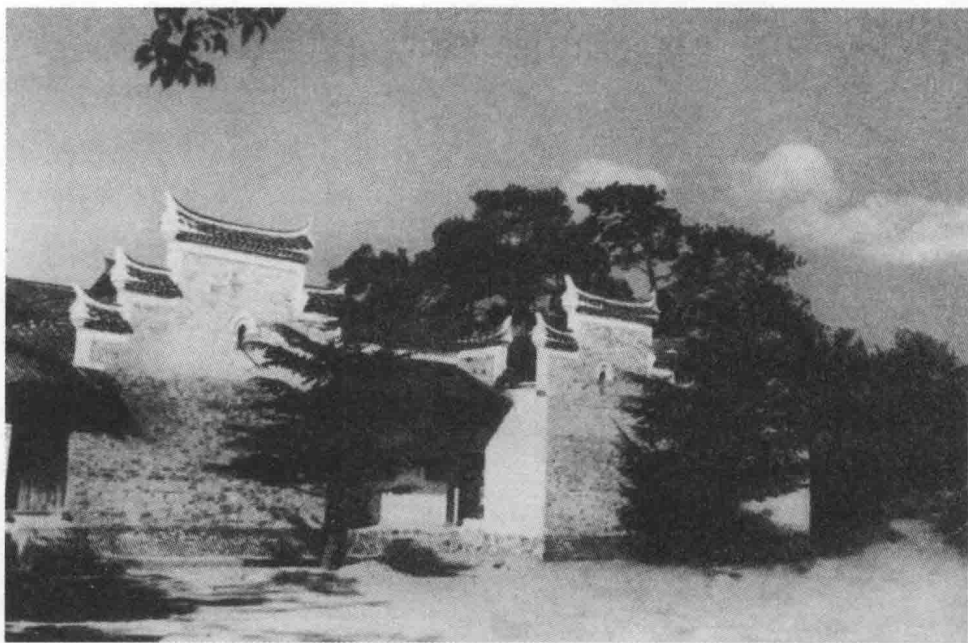
和韶山冲一山之隔的唐家坨，是毛泽东外祖家的居住地，毛泽东的童年主要是在这里度过的。新华社稿

毛泽东的童年时代，2岁起到8岁，大多数时间寄居在湘乡唐家坨的外婆家。外婆家务繁忙，就让他表哥文运昌、文南松带他到八舅父文正莹的私塾里玩耍。虽然年纪尚小，但幼时的毛泽东有时也能坐下来有模有样地学着听课、背



毛泽东的书单

书。在父亲正式把他送进学校之前，毛泽东就这样非正式地接受了“学前教育”，这与之后的私塾学习内容是一致的。因此，虽然毛泽东 8 岁以后的学习间有中断，但他幼龄时的启蒙教育却颇有渊源。在记忆力惊人成长的幼年阶段，亦师亦长的影响总是比单纯的拜师学习似乎更能让学童得到益助与关爱。在那里，毛泽东似懂非懂地学习了《三字经》、《百家姓》以及一些其他的童蒙诗书，如《千字文》、《六言杂字》、《神童诗》等。



毛泽东开蒙的韶山南岸私塾旧址 新华社稿

1902 年春，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将已过 8 周岁的毛泽东从外婆家接回，送入离家不远的南岸私塾。这是一栋祠堂式古建筑，原为韶山“邹氏公祠”，后在此兴办邹氏族校，对于当时的韶山冲来说，可以算得上最气派的一所学堂了。毛泽东的启蒙老师名叫邹春培，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先生。邹先生见过毛泽东之后，把他引到东墙下摆放神龛的地方说：“这是孔夫子的牌位，从今往后，你每天早上进学堂，都要对神龛叩拜。”

毛泽东对神龛并不陌生，八舅父文正堂开设的蒙馆里也有这样的神龛，大红

纸上都写着“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孔子之位”，表哥他们上学照例每天要向牌位磕头礼拜。于是，毛泽东就按邹先生所说，向神龛恭恭敬敬地行了礼。

南岸私塾的教学照例从《三字经》、《百家姓》教起，之后教授《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但毛泽东此前已陆续背诵过一些蒙学书，因此相较其他蒙童学习上较为轻松。在邹春培的私塾里，填红蒙字是学生的必修课，8岁的毛泽东已颇有功底，可以达到不用填红的程度，放开手写的毛笔字比别人写仿填红的还要好一些。由于少年毛泽东天资聪慧，功课又好，不需要邹先生太费精力去教，班上的同学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省先生”。

从8岁起到16岁这个成长阶段，除中间曾停学两年在家务农之外，毛泽东先后在韶山冲一带的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井、东茅塘等多处私塾就读。乡间读书需要不断寻找真正有学问的老师，这在当时教育并不发达的乡间村落里并非易事。

1936年10月，经不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恳切要求，毛泽东叙述了他自幼年的人生经历。他说：我8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在那里读到13岁。清早和晚上我在地里劳动。白天我读儒家的《论语》等四书。对这六年的私塾读书生活，毛泽东后来曾这样概括：“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这里毛泽东指的小学并不是后来仿效西方建立的小学校那样，能读新式的课本，有新式的内容和教学方法，实际上是乡间里流行已久的只传授初级儒家学问的私塾。

毛泽东接受传统蒙学教育的这个阶段处在中国教育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代。作为中国人自隋唐以来就习惯接受的“学而优则仕”的科举模式，此时已经难以为继了。曾经作为读书人入仕途径的科举考试与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文化、自新图存的历史要求逐步脱节。传统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及“四书”、“五经”等典籍作为使用的教材似乎也无法适应时代潮流的需要。



后科举时代的乡村儒学

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1906年开始，中国所有乡试、会试、各省岁科考试等旧式科举考试内容一律停止。清廷主管教育的学务大臣负责组织颁发各种类型的新型教科书以适应新的教育改革需要，同时要求各省的总督、巡抚等地方官员尽快落实废除科举之后推广新式学堂的政策。在府、州、县等各级行政区域，甚至在乡一级地方广泛设立小学堂。

新式学堂要求有新的教科书。1903年，文明书局就发行了一套“蒙学教科书”，包括修身、中国历史、西洋历史、东洋历史、中国地理、外国地理、笔算、卫生、生理、天文、地质、格致、化学、动物、植物、矿物、体操等23种。基本符合近代分科和学制规范的模式，按照学期制度成书，内容进度和难度在当时而言与旧式的蒙学书籍相比，有明显的区别。在内容上有较大拓展，尤其结合了西方科学新知识，令蒙童少儿也耳目一新。1904年，商务印书馆推出了另一套“最新教科书”，介绍民主国家的政体、解释自然科学的“观察”、“实验”方法和进化知识等，为儿童展示了真实丰富的外部世界图景。这两套教科书标志着中国近代教科书的诞生，开启了中国的“教科书时代”。

从销售影响来看，据学者研究，最受各地新式学堂欢迎的是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最新教科书”，“从1904年一直发行到1911年底，发行量占全国课本份额的80%”。^①而来自官方机构的组织出版及鼓励无疑起到了引领时代风气、为新式学堂兴办推波助澜的作用。

1905年底，清廷成立“学部”。“学部”编译图书局在五年内（1905—1910年）先后编纂出版了修身、国文、算学等教科书近百册，向全国加以推广。

^① 毕苑：《〈东亚普通读本〉：百年前一部中日合编的教科书》，《读书》，2010年第12期。

中国的教育制度由此开始发生着划时代的巨变。但是在内地偏远的乡村，这种风气的变化无疑是缓慢的。毛泽东所在的韶山冲一带，私塾仍是儿童们求学的唯一选择。家人供子女读书，无非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识字、记账、振兴家业，或在乡间的日常纠纷中因为懂经书而占据上风。人们并不奢望这些读书的孩子能够走出封闭的世界，可以开辟与时代相关的生活轨迹。虽然多数人都相信读书可以光宗耀祖、出人头地。

在舅舅家接受的蒙前教育和之后的私塾教育，毛泽东读的主要是儒家蒙学读物。虽然这些书与中国教育大变革的时代潮流无法合拍，却为毛泽东一生的国学根底打下了基础。当毛泽东初步具有了学问的辨别力和人生价值观之后，传统国学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领袖身上焕发了别样的光彩。

“四书”，是南宋理学家朱熹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单独拿出来，与《论语》、《孟子》并列，合称为“四书”，是儒家基础的经典读物。“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五部古籍。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起，“五经”被规定为科举用书，一直沿用到清末。

旧时私塾先生教的这类儒家的基础经书，多数时间里只照本宣科而不讲解，学生只能不断强化记忆，求得顿悟。当然除了背诵正文，在较高年级之后，会以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进行开讲，强调朱注即答案。这种囫圇吞枣式的学习，多数情况下不能使学生真正领会理学大师的解释。因此，背经典、记朱注就成为令人生厌的事情。少年时候的毛泽东很不喜欢这些课程枯燥的教学形式和内容。而且旧式的塾师教学中崇尚严管，甚至远远超出严格而变为苛刻，责罚学生成为教学管理的主要手段。有一次，毛泽东从学校中逃出，为了避免回家后被家里发现逃学而受到父亲责打，竟然跑出家门在外流浪了三天。虽然一个少年只是在村子周围七八里的小范围内游荡，但却让家里着实担惊了一次，父亲毛顺生出于本能的爱护对儿子的态度略有改变，这种改变就是稍微降低了粗暴的等级。毛泽东在后来的回忆中曾多次谈到：“我是不喜欢经书的。”少年时期的好学生尚且如此厌恶读经学儒，可见旧式教育“传道授业解惑”的本意渐渐式微，而它教条生硬的弊端已无从使人在教育中感受思想启示的魅力。但毛泽东还是在这种枯燥的学习中有所心得，并默然转化成一种宏大思想体系的基石。这个过程也自然地证明，无论